



安洛米恩從小有耳朵，可以辨別他人的，或是父母親的聲音的時候，在每天的黎明之前，就開始聽父親唱這一首詩歌了。每一天，每個月，每一年，直到他父親去世之前的黎明才落幕。他長大後，這首詩歌也成了他的神話，後來他死後，他也成了島嶼的神話傳奇。

五十多年以前的一九六三年，安洛米恩出生後，他的父親在每一天的凌晨望著黑色的天宇與海洋的時候，開始喜愛哼著這首詩歌，說，這首詩歌是他家族的智慧財產，因為是獨子，他的曾祖父懷念祖先的航海故事；也是台灣政府殖民蘭嶼之後，他家道中落留下的一首航海詩歌，其他家族的男性在公共場合的部落會議是不可以剽竊吟唱的歌。

他的父親也理解，島上不同的家族也都是航海家族的族裔，只是在一八九七年島上來了日本民俗學者、日本武警之後，島嶼與島嶼之間的航海軼事，被日本人戳破了民族航海偉業的傳說故事，認為日本人更為厲害，從北方找到這個孤懸在西北太平洋的小島，說，日本人的船不需要使用雙手划就可以遠航，說那是mi k'kay（機械

船）——以人之島（蘭嶼島）為中心的世界觀被征服了。這個時候，換了不同的殖民者——台灣政府。當他從父親那兒不斷地聽這首詩歌的時候，他很不以為然地認為，說，那是他們那個世代不成文的陋規，說，那個世代的前輩，生活在日本皇民與漢民銜接之間的縫隙裡，喜愛編造厚古薄今的故事，喜愛創作吟詩哼唱作為消磨寂靜黑夜的資本。他不以為然，也是因為他意會不出歌詞的意涵，以及歌詞背後的航海背景，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他父親就是十分自然地喜歡跟他說這則故事，以及民族的童話故事。

安洛米恩也像是傻子似的耳朵不拒絕，腦袋不思索。他或許不太能夠理解，認為傳說故事只是傳說的功能而已，什麼風雲變色，什麼濤聲震天、海霧蒙雨遮天等等的自然氣象。問題出在於耳朵不拒絕之後數年，傳說的功能在他的腦海紋路自然就鑿出了一道很深的腦紋水圳，就像女人看世界有她們的感官細膩之絮語，深埋在女性看世界的心底。那是安洛米恩的父親仙逝數年後，在他已二十四、五歲的時候，部落裡也出現了跟他一樣喜歡逃學的少年，叫達卡安，他因而開始思索他認為的傳說故事。

這個時候，他的父親的吟詩哼唱也成了他的傳說，他問自己，為何至親親人死後，腦海才浮生出思念呢？那一夜，他在屋外一個人守著原來是望族的家屋，此時的當下守著簡陋的鐵皮屋，家道中落彷彿是惡靈咒語的實現，即使隔壁家的孩子們——

他說是品質差的正常人——在這個時候的當下，島嶼現代化後的成就比他好上百倍，家裡所有的電器化設施都十分的齊全，反觀他，自稱是優質家族，就連塑膠椅子也買不起，即便是如此的結果，但他依然承繼他父親的觀念，依然說他們是品質差的正常人。他拱著身子，背靠在立著的石板上望星空，然而，Kavavatanen（傳說），那又是什麼呢？天空的眼睛¹，你可以告訴我嗎？這是他的經典名語。

他開始思索，父親死後，他一直解不開這個謎題，構成他極為苦惱的泉源。部落裡的周牧師，曾經跟他說過，說：「來教會吧！跟上帝禱告，祂可以改變你的命格。」這句話聽在他耳裡，不知道已經累積了幾百個星期，但他不為感動，他認為上帝是西方人虛構的，是用來侵略、欺騙非白人世界的弱勢民族的伎倆，上帝是不存在的，他跟天空的眼睛如此對話。但是有了「逃學少年」——達卡安，跟他同是天涯淪落人的逃學遭遇，步他的後路，他的心海寬慰了許多，他認為，他可以傳授這一則故事給達卡安，雖然是不同的獵魚家族²。想著想著的時候，他笑了起來，說，我有學生了，比自己幻想天空的眼睛有人住實際得多了。

夜色的平靜開啟他心海的思路，他自言自語的說，「逃學」的意義，是從漢人的角度來論斷非漢人拒絕學習漢人的歷史觀、抵抗漢人學制的小孩說的話，在他的父母親的時代，就沒有所謂的「逃學」。而他一九四五年生的大表哥開始上學的時候，也

是逃學者，後來是怕被老師鞭打，才不情不願地上學了。

從日據時代到國民政府，蘭嶼國校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他認為死人比活人要多，是死人累積的死相，讓活人參考他的活相，認為死是歷史的「時間表」，下一輪，就是他們這個世代的人了，讓活人弔念死者，或者是死相比前人更為難看，就像他父親死的時候，嘴巴還會閉起來，兩個哥哥死相就沒有他父親優雅，死相如世界欠他們似的感覺，幸好是他把他們在台灣C市火化，在台灣當孤魂，否則他是不願意走進陰森森的傳統墓場的。如果是他死了，自己又沒有小孩，想著自己將留下什麼給下一代的活人呢？他的死相會如何呢？他問自己。

「逃學者」，他不喜歡這個詞，因為這樣，他才被部落的人稱之腦袋有問題的人，但他聽周牧師講《聖經》裡的故事的時候，說，耶穌是因為反抗羅馬人才被釘在十字架，也就是說，就是對抗外來殲滅自己原有文明的侵略者，所以自己是「反抗者」而非「逃學者」。哼哼，他笑了起來，你說，我是不是「反抗者」，天空的眼睛。明媚的星空，寂靜的深夜的環境，多少滿足了他的幻想。

1 達悟語意指天宇繁星。
2 漁團家族。



達卡安從小學一年級起，就喜歡跟他的外祖父上山砍柴，喜愛上山挖土，種山藥、里芋等根莖植物。喜愛跟著外祖父，看著外祖父沿著礁岸潛水抓章魚、挖五爪貝，他特別喜歡在野外無拘無束地活動，可以不受學校制度的制約，不受上下課的時鐘牽制心魂的自由。達卡安的外祖父逝去那天，是他小學畢業典禮的那一天，換句話說，達卡安跟他相同，島嶼民族被殖民後，學校的第一張畢業證書，他們都沒有領取的，就如他的父親、達卡安的外祖父也都沒有從日本人手中接過畢業證書，「同是天涯淪落人」，想到此，他短暫會心一笑，畢竟「傳說」的意義，他還沒有解開這個心中的謎題。

安洛米恩也看著達卡安從小就在海邊自己玩耍，戴著他父親的潛水鏡在淺海海溝找貝殼果腹，與潮間帶的小魚兒玩耍長大，這也是完全跟他相似的成長過程，海邊是他們真實的教室，付出真感情、真感覺的地方，累的時候，就在陰涼的礁石縫隙睡午覺。那一天的中午，陽光曬著海面，無影的熱浪像是大自然的蜜糖，吸住安洛米恩胸膛肌膚的毛細孔。安洛米恩手提著他簡易的潛水抓魚的漁具，如魚槍、蛙鞋、蛙鏡等

等的，從他的鐵皮屋走向部落船隻進出海的灘頭，在潮間帶遇見了剛失去外祖父的，無法領取小學畢業證書的達卡安。他習慣性地坐在波浪拍打陸地的沙岸，腰部以下泡在海裡，腰部以上給太陽曬著，邊洗蛙鏡，邊抽著手捲菸絲，邊看著移動的海浪，說：

「Tagangan, mu jyangyi do gak-ku?」

（達卡安，你不去學校，為什麼？）

達卡安望著比他大十來歲多的，部落人說是神經病的人安洛米恩。他的直覺感受

是，安洛米恩很健壯，對他很友善，好像不是神經病的人，說：

「Yaji makangai o vatevatek do uwu ko.」

（裝不下那些漢字，在我的頭。）

「Yaji makangai o vatevatek do uwu ko.」他重複地說。

（裝不下那些漢字，在我的頭。）

說話的同時，某種被學校制度排擠的自卑顯露在他稚嫩的面龐，是一群孩童學習外來文明的落後者之失落樣，他彷彿很不喜歡這個結局似的，無奈教他寫漢字、背國語注音符號，如是在割裂他肌膚似的痛苦，還好還有海洋可以讓他消磨童年。於是又回道，說：

「Yameingen o uwu ku, nuku mivavatek.」

（很痛我的頭，當我寫漢字的時候。）

安洛米恩聽在耳裡，思索了一番，而後仰天爆笑，握腹吹淚，露出一張俊俏得意樣的青年面容，他心裡想著，怎麼跟他完全相同，「裝不下那些字，在我的頭」。這一幕，看在達卡安眼裡傻住了，他心裡想著，這個被部落的人稱之「神經病」的人，怎麼不像是神經病的人呢！他繼續爆笑，十步路的時候，達卡安心海十分莫名地問道：

「Ikong mu ikaming?」

（什麼？你笑。）

五步路之後，安洛米恩敞開笑臉說：

「Ta miyangai, yaji makangai o vatevatek do uwu ko u.」

（我們一樣，裝不下那些漢字，在我的頭。）

達卡安淡淡地笑著，十來歲的小孩，剛剛啟程認識這個世界，「裝不下那些漢字」，是他未來在台灣社會生存的基礎，與漢人共事的工具。

「你會寫你的名字嗎？」

「Ku jiya tengi.」

（我不會寫我的名字。）

這是很慘的事，安洛米恩如此想，他最起碼還會寫自己的名字，達卡安又再次地暴露出自己對寫字的無奈，而午間直射他們身體的陽光，並沒有因他們的對話，不適合生存在漢人移民該島之後的歲月而有所憐憫，惟達卡安身體被曬燙的時候，便把頭泡在溫涼的海水裡。

他們在學校共同的感受，某種特質，也是共同被記錄的成績。他知道安洛米恩，算是他部落裡的長輩，也是傳聞中的shumagpan a Ta-u，漢語說是「不太正常的人」。他十分茫然，安洛米恩敞開笑容的臉，似乎沒有部落的人說的那樣不可理喻的，神經兮兮，形容的那種人。他瞬間感受是，他的人很可愛，血脈基因的感覺彷彿可以接納他。

「Macilulu ka jyaken?」

（要來跟我嗎？）

安洛米恩笑道，心中思索著，「希望他成為我的學生」。他想著，若實現即可滿足他當野性海洋老師的願望，吸收跟他相似的遭遇，「腦袋裝不下漢字」的晚輩，對他來說，是真實的畢生願望。

他，一位少男，濃濃的願望如是波波浪花襲上達卡安的心頭，想跟他，看他潛

水射魚。想到此，他的心脈開始跳動，願望開始篝火在波浪拍岸的潮間帶，身邊的波浪在晃動，他感覺海水好像沒有睡過。還有外海裡的珊瑚礁岩的原住民生物，許多魚類的曼妙身影，是他極度想要裝在腦海裡的記憶，而且是強力的願望。達卡安站在海裡，看著安洛米恩微笑地清洗潛水鏡，含蓄地回道：

「Apiya a?」

（可以嗎？）

安洛米恩的心魂活絡了起來，心海的喜悅如是他的鐵皮屋點燃著一炷蠟燭，假裝威嚴的點點頭，神情轉為嚴肅，彷彿是學校老師的模樣。小島上使用自製魚槍潛水抓魚的人都知道，他們面對的是野性流動的洋流，要知道洋流的變換，需要長時間的觀察海洋在不同季節時的詭異變換，以及潮汐與月亮圓缺的直接關係。此刻他思念父親傳授給他的相對於此的經驗、知識，還有他自己的親身驗證。現在雖然是白天，陽光炙熱的午後時段，水世界裡的能見度也很好，潛水的地點，也只不過離陸地礁岸二十公尺以內，帶著十二歲的少男浮升浮沉地游泳兩個小時，在安全上是不會有問題的。然而，安洛米恩的心靈儀式是，招收學生——是他傳授海洋知識，口述傳說故事的對象；再說，他也理解達卡安如部落的人，知道他被形容為神經病的人，是思想不正常

的人，雖然他不以為自己是那類型的人，但是他的第六感，似乎可以感悟到達卡安是屬於野性海洋的少男，IQ差，本性質感佳，這一點他認為，他們也是相通的，說自己是屬於優質的人格。所以他嚴肅起來就是要證明自己在達卡安心目中是正常人，是潛水抓魚的好手，想取得達卡安發自心中的尊敬；這個「尊敬」是他極度渴求的，來均衡自己被他人視為非正常人的性格。

「Jika unib syo!」

（你不可以害怕哦！）

「Jyata kamiyan mu maran.」

（有叔叔在，我就不害怕。）

達卡安被學校同學說是頭腦簡單的人，說他父親娶了部落裡最笨的女人，他理解笨的意義就是不聰明，讓他從小不愛母親，愛外祖父；但是愛外祖父，並不會減少他的自卑感，他也不喜愛與人辯證許多事件的是與非，諸如台灣好、念書與不會念書、蘭嶼不好等等的童年話題。但他非常理解，他是所有同學裡喝鹹海水最多，最不畏懼海浪的孩子，同學在教室學習漢人馴化原住民的課程的時候，他逃走，他遠離那位也是達悟人的老師，而後去海邊用身體親近大海，喜愛看海裡的生物，在海邊泡水令他

常常忘記肚皮的飢餓，樂不思校。此刻偶遇安洛米恩邀他游泳潛水抓魚，認為這是他學習海洋的脾氣最佳的初始機會，學校不可能安排的，他最愛的課程。他的心魂如是媽媽燃燒柴薪煮地瓜時的金黃火苗，讓柴煙冉冉昇華的狀態。

天空上的太陽如是所有地球上的小島之不滅的燈罩，也是整片的海洋生物永續的能量來源，把淺海處的海底照明得非常清晰。小魚兒嬉戲在陽光直射照明的海底，透過陽光可以讓徒手潛水者理解亞潮帶魚類的原始習性。

此刻，安洛米恩腰部泡在海裡閉目，口中念念他自創的達悟語祝禱詞，內心裡的那股虔誠的精氣，看在達卡安的眼中，勝過他與父親每年參與天主教聖誕節的午夜彌撒，那位瑞士籍神父的禱告——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祢的國來臨。」

「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來得更謙卑，當安洛米恩祈禱的時候。

他感覺安洛米恩的禱告比神父精緻，美感，讓少年的他初始感悟達悟人對海神的敬重是民族的固有基因。讓他想起了外祖父跟他說過的話，說：信奉天主教是因為可以獲得麵粉，可領從台灣來的衣服，不是民族原來的宗教。顯然島上的天主教、基

督教是後來的宗教，他推測。這一幕，看在他眼裡，喜愛極了，想著，大海偌大，它的變化從他開始逃學起已經看了六年，海浪發情的時候，就是颱風，逼著人類躲進屋裡，安全期就是風平浪靜，邀請男人下海，女人在潮間帶採集貝類，發揮它的人性的時候，就會帶來飛魚群，它是值得敬愛的。

安洛米恩祝禱之後，二話不說地便把胸膛撲向海面，浪沫碎花運行其間，雙腳輕拍蛙鞋。安洛米恩的結實身子便浮在海面緩緩地由淺淺的礁石與鵝卵石築成的小海灣前行移動到外海。他的左手握著魚槍，蛙鏡注視著海底礁壁岩洞，時而憋氣下沉，時而浮升換氣，他如魚兒游姿般的自然，觀察海底的環境。這個時候，達卡安如是水芋田裡的田蛙，用他熟練的蛙式游姿隨後。如此帥氣的潛游，讓達卡安的初始游向外海的心魂羨慕極了。心裡想著，他很正常啊！根本就不是神經病人嘛！難道說，海浪會醫治神經病的人的神經嗎？達卡安邊想著，也邊以最自然的如田蛙似的游法跟隨，他喜歡這種無拘無束的，浮在大海的感覺。

陽光直射海底的光線如安洛米恩長髮披到肩背的泛黃髮絲隨著洋流曲折起舞，也如隔壁家的，他心儀的那位少女的長髮隨風飄逸，讓他第一次感悟到，海底的洋流是海裡的風，可以感受到，卻看不見，讓他忘記了他絢麗的頭銜「零分先生」。安洛米恩身子停住，頭殼露出海面透過波浪頻道跟他說：

「Jika unib an?」

（不可以害怕，好嗎？）

「Tuka ngiyen jiyen, jimu miyavasi yaken.」

（你就浮在這兒，游泳時不可以超越我。）

達卡安點點頭，這是他的第一節課。

「游泳時不可以超越我。」這是什麼意思？

達卡安戴著父親的圓形面鏡，讓他觀賞水世界的視野很大，從他的腳下看，他的左右邊，而後延伸外海深處，他的初始感官水世界的顏色，從蛋白，土耳其藍，青藍，綠藍，深藍到墨綠色的，不可知的很遠很深邃的神祕水世界，但是他沒有呼吸管，於是每一次吸了一口長氣，即可憋氣久一點，一次又一次的循環憋氣換氣。嗯，很自然，他想，滿足他飽覽水世界的內太空，對神祕水世界的好奇油然而生，這真是個浩瀚的教室，他心裡默想著。這是晴朗的天氣恩賜給他第一次外海潛泳的良機，給了他最絢麗的海世界，此景讓他下定決心，日後當個優質的潛水人。

他的第二課，就是訓練自己憋氣，憋氣的觀賞安洛米恩潛入海裡的英姿。約莫二十來分鐘之後，一斤以上游移速度很快的一群十餘尾的白毛魚，忽隱忽現在海底裡

的海溝，安洛米恩在海面上觀察魚群的性情很久，而後在達卡安眼前不疾不徐地拍動蛙鞋潛下去，首先映入達卡安眼裡的是安洛米恩的大腿肌肉，蛙鞋交替拍動之際，左右邊的大腿肌肉被海水壓力壓得像是豆腐般的軟，這個原理，他還不能理解，第一次見過，他心海如此想。安洛米恩潛到八公尺深的地方，便把身子鑽進溝洞裡，只見到蛙鞋小拍的半個身子，想著，潛水射魚原來就是這個樣子嗎？他記住在腦海，一分鐘過後，安洛米恩從洞裡浮升，左手握著木槍，此時鑄鐵魚鏢末端穿刺著一尾白毛，緩緩地浮升到海面，此刻他的眼睛又閱讀到安洛米恩的胸肌像是陣風吹動的茅草草原，隨浮升的速度上下移動，肉皮內的肌肉像是水球，扁上去扁下去，一絲結實感也沒有，好奇特，他想。安洛米恩在海面換了一口氣，接著把食指穿進魚鰓，刺死魚兒，紅色的血在海水裡成綠色，他看見了，也學到了，此刻安洛米恩很認真地對他說：

「Pangangapan ko ya, naknakmen mo, jimu mananawuhan do ta-u.」

（這是我射魚的魚庫，請思考在你心裡，日後你不可以跟他人說。）

「Ikongo pangangapan?」

（「魚庫」是什麼意思？）

「那裡有一個洞，是魚兒躲避人類獵殺牠們時，躲藏的洞，就是牠們在海裡的家，稱魚庫。」

「Nuwun.」

（好的。）

「Kama li-hai mo Ngalumirem.」

（安洛米恩，很厲害你。）

安洛米恩浮出愉悅的嘴臉，接著說：

「Jyata nanawuhen ku imo.」

（只要你跟我，我會好好教你。）

安洛米恩心裡想著，這個時候，自己剛從台灣回來，家裡已經沒有了至親的親人，包括他的兩個哥哥，很感激他，看待他為正常人。安洛米恩心中對親人的思念，認為是人性的本質，「思念」的另一個意義是，他記憶裡的，那一則他家族的，或者說是部落祖先移動航海的「傳說故事」，他需要一位可以聽得懂他說的故事，可以讓他傾訴心聲的人，他畢竟理解部落裡大大小小的族人，沒有一位願意與他說話，把他

當作是神經病的人看待，他內心的孤獨亟需對象說話，紓解苦悶。達卡安的性格似乎符合他低度要求的條件，說：

「Tuka macilulu jya ken am, jika unib.」

（你就跟隨我後面，不可以害怕，你。）

「Jyata nanawuhen ku imo.」

（我日後會慢慢教你。）

達卡安也失去了他心愛的，逼迫他不要去漢人學校學習漢字的外祖父，同學們知道他的腦袋裝不下漢字，於是稱他是傻瓜蛋，準確地說，就是「零分先生」。這是極度刺傷他的尊嚴，他初始的人格代號，這個「便利記憶」的代號，世界各角落都有，是彰顯初民社會部落內在的階級屬性。因此達卡安的內心世界裡的最大願望就是，從海裡學習生存技能來扭轉這個「零分先生」的汙名。今天偶遇被部落的人稱之神經病的安洛米恩可以教他潛水射魚，傳授給他白毛魚躲藏的洞，就是所謂的「魚庫」，他覺得，他被安洛米恩疼愛，這是在家裡、在學校沒有過的甜美感覺，他的緊張轉換為心安，於是回道，說：

「Nuwun, ji kuwa wunib.」

（好，我不害怕。）

微弱的西南風，二級的浪恰是初學者達卡安年紀可以承受的海象，也有個願意培育他的前輩，認為這是他的幸運。然而安洛米恩現在雖然是海裡的潛水勇者，他從恐懼黑夜的波浪、黑夜裡的水世界，恐懼惡靈起，也花了他整整兩年的時間自學潛水抓魚，磨練抹除此等恐懼的心靈，因此依據自己的往日孤影潛水經歷，對於達卡安的首航實習獵魚，以及延長他與自己的情誼，他認為，他不可以讓他的「學生」過度疲累，抓的魚夠他們吃的晚餐就可了，並期望在他的祕密基地用餐。

達卡安拉著約是十米長的，八十磅的魚線，魚線末端繫著一個如橄欖球小的，安洛米恩在海邊撿來的浮標，浮標上再繫著裝魚的網袋，另外還有一只魚鉤型的白鐵，與浮力好的木頭綁在一起，那是安洛米恩從洞裡勾住章魚的工具。達卡安拉著這一條線跟隨在安洛米恩身後游泳，他父親的圓形面鏡讓他的三點零的眼珠飽覽了其視野所目視到的綺麗水世界，花俏的，優游自在的彩色珊瑚礁魚，許許多多如安洛米恩手臂長的大鸚哥魚（arawa），浮游魚類尖嘴魚（vazangos），第一次閱讀到這些魚類在水世界裡活身影的曼妙，遠遠勝過他父親捕來的，已經死的鸚哥魚死相。哇！Arawa（鸚哥魚），哇！Anid（石斑魚），他從小就被外祖父從他父親抓來的魚，以達悟語教育他認識魚類，在他進入學校之前，包括女性吃的魚、男人吃的魚、孕婦吃的魚等等的達悟民族的魚類知識。這些魚類知識，魚類的身影，在他入學前就被雕刻在腦

海，而且他從小說達悟語比說華語來得多，於是入學後的一個星期，他極度渴望翻閱的魚類圖鑑、魚類學名等等的，學校都沒有，也不教。一星期後，達卡安悶悶不樂地跟外祖父說：

「Yakay, yabu o among a vakong do Gak-ku.」

（亞蓋⁴，沒有魚類學，在學校。）

「Dehden sira, xiya iyatenen mangahahap sinsi do Gak-ku.」他接著說。

（他們是移民者，不會抓魚，學校老師。）

「Maci keikiyan ka jaken, nu makcin ka am, mangay ka do Gak-ku.」

（那你就跟爺爺學習過生活，肚子餓的話，就去學校吃營養午餐。）

達卡安就這樣跟外祖父學習過生活，偶爾去學校吃營養午餐，久而久之，上野外學校的時間，多於學習他者文明之知識，他的思維就變化得不大——在野外自豪，在學校自卑。關於這個際遇與安洛米恩完全雷同，這就是他們彼此相互喜歡的原因。

4 亞蓋，爺爺的意思。

他們還有完全相同的特點是左撇子，以及喜愛學校試卷的是非題，因為○○與××無須使用頭腦思考，看不懂漢字，可是還可以猜一猜，運氣好就有分數。當然，他們都有先見之明，來學校考試，唯一的目的就是吃營養午餐。

於是達卡安尾隨安洛米恩游泳，對他而言是輕而易舉的事，這件事安洛米恩絕對不會操心的，他有游泳的早熟本能。

Jivazaz⁵ 外海的海底地貌很單調，很平坦，可是與陸地接壤的珊瑚礁海溝地貌變得很複雜，好像是許多數不清的魚類生物精心雕琢的工藝傑作，千億個礁洞孕育著無奇不有的生物，那些生物勝過於掘挖地瓜田裡的土壤蟲蟲。達卡安被吸引，在一公尺、兩公尺淺的礁岩生態，隨著波浪律動的學習潛水，而他那個圓形的視野廣的面鏡也協助了他對水世界初始的迷戀欲望。

「Maran, ikongo ya!」

（叔叔，這是什麼東西？）

「O, kueita ya.」

（喔，這是章魚。）

「Ikongo ya pa?」

（那，這個又是什麼呢？）

「Kunu ya.」

（這是五爪貝。）

「你要牢牢記住章魚與五爪貝牠們棲息的生態環境，還有，牠們的皮的顏色會變化。嗯，不錯，你我倆的基因運氣。」安洛米恩很開懷地說道。安洛米恩立刻潛下使用勾章魚的鐵鉤從干貝一張一合的口插入，倏地勾住干貝，干貝來不及反應吸住礁石防禦，便被安洛米恩勾上來了，而後他又從洞裡勾出達卡安看見的那隻章魚，並交給達卡安裝進魚簍內，如此迅速的動作，也是給達卡安在野性海洋的授課內容。

從那一刻起，達卡安開始密切注意，他可以潛入海裡珊瑚礁的章魚、干貝活動的生態環境。他就這樣自我練習潛水，一公尺、二公尺、三公尺，在四公尺深度時，他的耳膜便讓他感受壓力，讓他疼痛，一邊跟著游一邊察看珊瑚礁生態，他開始喜愛了海面下的水世界，這是他將進入國中念書的那個夏天，重新燃燒他邁向海洋少年的真情夢想。至於那個所謂的學校，他不得不去面對的「教室課程」，學習與寫字的，他另類真實的噩夢，怎麼辦？那個三年的時間。

⁵ 在每個部落的傳統領域，達悟民族在沿海礁岸都給予命名，便利大家理解那塊區域的海象、魚類，也作為達悟人在外海船釣時的方位座標，特殊的座標有其傳說故事的典故。這是達悟人的環境知識。